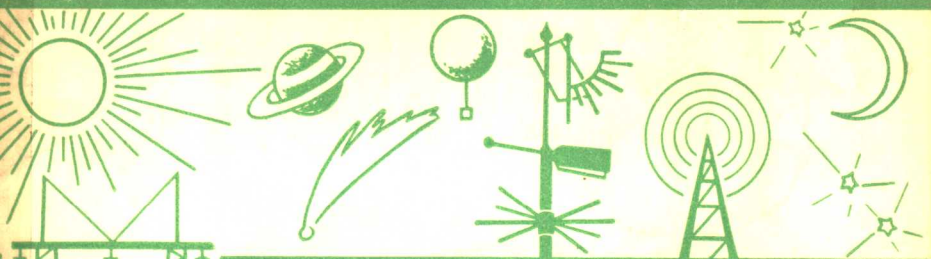


小学生文库 · 自然丛书



祖国的绿宝石 ——西双版纳

赵世洲 著



人民教育出版社



·小学生文庫·

祖国的綠宝石——西双版纳

赵世洲 著

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2号

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(北京景山东街)

新华书店发行

人民教育印刷厂印装

统一书号：13012·65 字数：19千

开本：787×1092毫米 1/32 印张：1 $\frac{1}{4}$

1965年1月第一版

1965年5月第1次印刷

北京：1—52,000册

定价 0.12 元



出版者的話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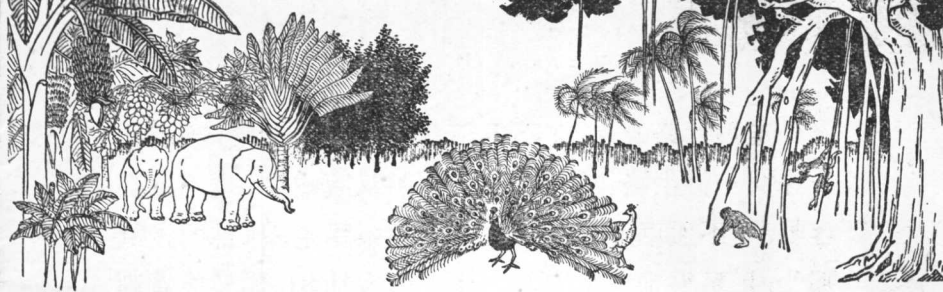
中小學學生在課業負擔減輕以後，課外閱讀的時間較多，迫切要求閱讀有益的課外讀物，擴大自己的知識領域，進行各種有益的活动，從而在德育、智育、體育諸方面生動活潑地主動地得到發展。

為了滿足中小學學生對課外讀物的迫切要求，本社出版兩套文庫：一套是《小學生文庫》，包括《語文叢書》《算術叢書》《自然叢書》《歷史叢書》《地理叢書》；一套是《中學生文庫》，包括《語文叢書》《英語叢書》《俄語叢書》《數學叢書》《物理叢書》《化學叢書》《生物叢書》《歷史叢書》《地理叢書》。這兩套文庫都是密切配合中小學各科課本的。

這本小冊子是《小學生文庫》的《自然叢書》之一。主要內容是寫西雙版納的熱帶植物，如獨木成林的榕樹，在樹枝上繁茂生長的附生植物，能絞殺大樹的“植物絞殺者”，長在石頭山上的森林，瓜子比雞蛋大得多的油瓜，世界上最老的茶樹。書里也談到那里還有祖國別處沒有的一些稀有動物，如大象和野牛。

目 次

一、云海里旅行·····	3
二、树上花园·····	5
三、植物绞杀者·····	8
四、在竹楼上·····	10
五、石山上的森林·····	14
六、被野象包围以后·····	17
七、活捉野牛·····	21
八、世界上最大的瓜子·····	24
九、猴子的一天·····	28
十、茶的老家·····	31
十一、外来的客人·····	34
十二、开发粮仓·····	38



在祖国的西南角上，云南边疆，有块綠色宝地，好像是祖国土地上的顆綠宝石。那儿有珍貴的野象、野牛，也有美丽的孔雀。那儿沒有雪，也沒有霜。鮮花开不败，水果吃不完，茫茫的树海，終年披着綠衣裳。这地方就是有名的西双版纳。

一提起西双版纳，人們特別有兴趣。那儿的动物非常珍奇，平常只能在动物园里才看得到；那儿的植物更是稀罕，在內地根本看不到。为什么那么特殊？原来，那儿是热带地方。我国的土地辽阔广大，热带地方只占很小一部分，人們怎么能不关心呢？

然而，人們也不会忘記，解放前的西双版纳却是另一番景象。那时，我常常听人說，那地方到处是“瘴气”，外地人去不得，一碰上“瘴气”，准得送命。只有被生活

136F16/02

逼得走投无路的人，才不得不冒着病死的危險，到那儿去寻找一綫生路。再說，真要到西双版纳去，也不那么容易，一不通車，二不通船，全靠两条腿走，从昆明走到那儿，足足得走一个多月。到了西双版纳，你又能看到什么呢？西双版纳的首府允景洪，只有三、四十間破茅屋，肥沃的土地到处是一人多深的荒草。居住在那儿的傣族、哈尼族、布朗族、拉祜族人民，过着吃不飽、穿不暖的生活。

解放后，可怕的“瘴气”被制服了。“瘴气”原来是一种流行得很厉害的疾病——瘧疾，現在已經消灭了。而且到那儿去再也用不着徒步跋涉了，坐汽車四天就可以到达。荒廢的土地变成了良田，落后的耕作技术有了改进，十多年的功夫，粮食产量增加了一倍，甘蔗产量增加了八十七倍……。

解放以来，許多科学工作者跑遍了西双版纳，证明那儿是发展热带作物的好地方。于是，在原始森林里，开辟了热带植物园；在荒凉的土地上建立了热带作物研究所。人們正在开发这一块宝地。

一九六二年底，我到西双版纳去旅行了一次。現在把自己眼睛看到的，耳朵听到的，記錄下来，献給那些关心西双版纳的人。

一、云海里旅行

从昆明出发，坐汽車往南走，走了四天，才进入西双版纳。我心想，这下子，可以好好地欣赏一下自然风光了。然而，車窗外面，漫天大雾，迷迷茫茫，什么也看不清，心里有些懊丧。

有人笑着说：“再过一会，我們就要‘上天’啦。”

这话是什么意思？

汽車呜呜地哼着，穿过大雾，盘旋着爬上高山了。忽然，天空中露出了金色的太阳，藍色的天空十分开闊。

雾上哪儿去啦？我低头一看，嘿，雾并没有消散，只是汽車升到高山上，雾停留在山谷里，落到我們脚下去了。从高山上低头看雾，真是一片云的海洋。这时候坐在汽車上，不就像上了天嗎？

西双版纳的雾相当有名，一年当中有半年是大雾天。雾从下半夜出現，一直要到中午才消散。

这雾是好雾啊。西双版纳有半年是湿季，差不多天天下雨；还有半年是干季，一滴雨也不下，大雾恰好在干季出現，就使天气变得非常潮湿。早晨，誰走进大森林，都会听到滴滴答答的“雨声”，但这不是雨，是雾珠在树叶上凝結成的水滴，落到地上的声音。有了大

雾，植物在干旱的季节就不会受旱了。

这里既然是热带地方，不用说，一年到头没有雪，也没有霜，好几年，才碰得上一次摄氏五度的“冷天”。不过，这儿的天气也不会热得叫人整天流汗，七月份的平均温度，比北京还低一度呢！

天热，植物长得快。有一次，汽车停在公路旁，我在一幢小屋前发现了一株高大的蓖麻，比北京常见的蓖麻高两三倍，简直长成了一株树。我心里纳闷，现在已经是冬天了，怎么它不枯死？我跑去问主人，主人很有风趣地说：“它才活了三年，还得再活上好几年呢！”后来，我才明白，蓖麻本来是热带的植物，后来人们把它移到温带地方去种植，因为受不了严寒的侵袭，到了冬季只能枯死。而在这儿，一年四季都那么温暖，没有寒冷的威胁，蓖麻也就不停地生长，终于长成了小树。

西双版纳的天气，还有一个特点：白天虽然热一些，晚上却很凉爽。这样，白天植物可以充分利用阳光来制造养料。到了夜里，天凉一些，植物的呼吸作用减弱了，消耗的养料也就少了。白天制造的养料多，晚上消耗的养料少，植物身体里的养料就积累得比较多。有了那么好的气候，植物自然长得又多又快了。

这天，汽车到了勐侬，我下了车，就急忙去打听到热带植物园的路。

二、树上花园

植物园就在勐侖旁边，隔着美丽的罗梭江。我在江边上了一只独木船，慢慢地向江心划去。不远的江边，一群傣族青年在那儿游泳，不时激起白色的水花。他們大概想不到，北方的江河已經結了冰；我也沒想到，这儿一年四季都能在温暖的江水里游泳。

上了岸，就是热带植物园。植物园的裴同志領着我去参观。办公室前，簡直是花的世界。紅花，黄花，白花，……什么顏色的都有。花的形状更特別，有的像吊灯，有的像象牙。裴同志談了它們各自的特点：

“这是風雨花，只要刮一陣暴風，下一場雨，它就会成片地开花。”

“这是硬骨凌霄，整年不停地开花。”

“这是象牙紅，今年已經开过七次花了。”

……

有人說，西双版纳是个天然大溫室，这可一点也不假。眼前的这些花，就沒尝过寒冷的滋味，一个勁地开放，把西双版纳打扮成了鮮花世界。

在植物园中心，有一棵粗大的榕树。裴同志特意对我說：“它有一千多岁了。”



一棵榕树长成的树林

我們跑过去，手拉手把树干圍起来，竟要十多个人才圍得过来！它的枝叶向四周伸展出去，遮盖住好大一片地方，容得下几百人躲雨蔽太阳。

从高高的树枝上，还垂下好多条“气根”，有的气根落了地，生了根又向上长起来，好像是一株株小树干。密密的小树干，多得叫人数不清。

“这倒底是一棵树，还是一片树林？”我奇特地问。

“当然是一棵树。这是榕树的特点。”

“真怪。俗話說，‘独木不能成林’，而这，却是‘独木成林’了。”

这时，我們站在老榕树面前，仔細地观赏。忽然，我在一个树丫里看見了一丛草，长得很茂盛，密密的叶子向外伸展着。我又看見了好几丛草，样子各不相同，有的长着細长細长的叶子，有的长着像羽毛似的叶子。

“树上长草，从来沒見過。”我惊奇地說。

“在热带森林里，这可是常見的事。这些植物都叫

附生植物，这棵树上的附生植物有好几十种呢，把它们搬下来，足够布置一个小花园。”

“能搬下来吗？”

“当然能啦。”裴同志说完以后，就真的把我带到植物园的“小花园”里来了。

这里全是兰草——各种不同的兰草。这些兰草一不栽在盆里，二不种在地上，却生长在一块块枯朽木头和树皮上。而这些木头和树皮，有的吊在木架上，有的放在地上，相当别致。



长在树皮上的兰草

裴同志告诉我，这些兰草都是附生植物，是连着树皮从森林里的大树上挖下来的。

“咦，怎么这些兰草不栽在土壤里，还长得那么好？”

“在热带森林里，空气相当潮湿。附生植物的根，可以直接从空气中吸收水分。同时，森林里气候相当热，枯枝落叶掉在树丫里很快就会转变成腐殖质，分解出无机盐来，成为根吸收的养料。所以，这些附生植物，在树丫里，也生长得很好。”

在回来的路上，裴同志告诉我：“你一定没想到吧，解放以前，这儿还是一片原始森林，连一条小路也没

有。大大小小的树木，自然地长大，又自然地枯死、腐烂，根本没有人过问。解放以后，国家派来了科学工作队伍，把这儿杂乱多余的树木砍掉，留下一些有价值的树木，盖了房屋，又从外国引进一些新的植物，才把这儿建成了一座规模很大的植物园。”

三、植物绞杀者

后来，裴同志带着我走出植物园的篱笆，进入了一座原始森林。

森林的树真密，大树下面有小树，小树下面还有更小的树，密密麻麻，层层叠叠，几乎连空隙也没有了。在这么密的森林里穿行，本来就够难，偏偏路上又会碰上粗大的藤子。藤子是森林里最不守秩序的植物，它东爬西串，从这棵树爬到那棵树，从低处爬上高处，又从高处垂了下来，远远看去，倒像树上缠着很多绳子。

“在热带森林里，常常有些几百年的大树给绞杀死了。你猜，谁是绞杀者？”裴同志朝着我问道。

“是蟒吧？”我觉得蟒的劲一定很大。

裴同志摇摇头说：“不对。”却不愿意详细地解释。当我们走到一棵大树附近时，他指着那棵大树说：“你看，这棵树快给绞死了。”

这棵树很粗，要三个人才能合抱过来。粗略看去，它只是一棵树。而細細地看来，这棵树外面还包裹着一棵树，不过，还没有全部包裹起来。沒有包裹起来的部分，張結着密网一样的树藤，看起来，好像是誰用绳索把树紧紧地捆綁了起来似的。

裴同志解釋了起来：“再过一些年，外面的这棵树就会把中間的大树完全包圍起来，把它絞死。”

“那么粗的一棵树，能絞死嗎？”我还有点不明白。

你別小看了絞杀者，它把那棵大树紧紧包住，就好像用铁甲包住一样，大树得不到发展，就逐漸枯死了。

“可是絞杀者是怎么生长起来的呢？”

“这可是件有趣的事。”裴同志坐了下来对我說。

話得从鳥說起。絞杀者的生活是从鳥肚子里开始的。当它还只是一粒种子的时候，鳥把它吞到肚子里。不过，鳥消化不了，又把它拉了出来，也許恰好就拉在大树的枝丫里。

于是，这粒种子在树丫里发了芽，伸出了綠叶，长出了树根，附居在被害的大树上生活。絞杀者慢慢地长大了，附生根伸长了，从树上伸了下来，伸到地面，这下子，它就在土壤里扎下了根，迅速地生长起来，长成一棵小树，用网络一样的附生根跟被害的大树展开了斗争。

絞杀者慢慢地、不声不响地把被害的大树纏繞起



“植物絞杀者”的树根纏在大树上

来。起初，被害的大树也許毫不在乎，一棵小树，伸出几根細細的长根纏在身上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

可是，过了几年，細細的树根，变成了巨蟒一样的粗根，它越爬越多，越纏越紧，已經深深地陷入树干。再过几年，巨蟒似

的粗根，变成了一个网络，就把被害的大树干完全紧箍了起来。

被害的大树并没有馬上死去。这时，在一棵树上，看得到两种枝干和叶子，一种是絞杀者的，一种是被害的大树的。經過长期的斗争，被害的大树逐渐死去，在絞杀者的腹中枯萎，腐烂了，而絞杀者占据了它的位置，茁壮地生活着。

四、在竹楼上

回到植物园，听说有几位同志要到另一座原始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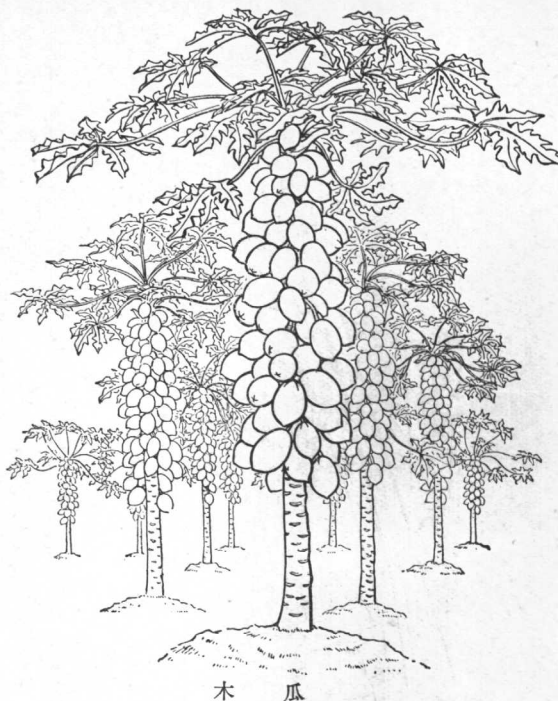
林里去，那儿的山上尽是石灰岩，很有特色。我决定跟他们去看看。

那天早上动身，我们把行李和标本夹驮在马背上，翻过几座大山，又来到美丽的罗梭江边。渡过江，就是一个叫作“曼丕”的傣族小村

寨。这时，天色不早，我们就寄宿在傣族老乡的竹楼里。

傣族同胞住的竹楼，一家一座楼，都隐藏在绿树丛中。竹楼的四周，围着一圈竹篱笆，成为一个庭院，里面种了许多果树。长得不高的木瓜，稀稀落落的枝叶，全长在树顶上，枝叶下面，结了几十个排球那么大的木瓜。最多的，一棵木瓜树能结一百八十个木瓜呢！木瓜可以当水果吃，比西瓜还甜；也能炒菜吃，炖肉的时候，放点木瓜进去，肉就烂得快。在这里，木瓜多得吃不完，还是猪的好饲料。

除了木瓜以外，有些人家在庭院里还种了椰子、桔





摘芭蕉

子、甘蔗等，而种得最多的是芭蕉和香蕉。芭蕉和香蕉的叶子特别大，两片叶子就有一张书桌大，这些叶子可以用来包东西。每株芭蕉结的果子都很多，最多的有三百多个，人们往往要用两根木棍支撑着芭蕉，不然枝干会被果子压弯。

到傣家的竹楼里去做客，很有趣。一进门就得上楼，上了楼就得脱鞋。西双版纳的夏天又热又潮湿，所以人们都住在楼上，楼下是存放东西的。竹楼里的墙、地板，全是竹子编织的。竹地板洗刷得非常干净，所以人人都有上楼脱鞋的习惯。

上了楼，我们围坐在一个用砖垒的火塘旁边。热情的主人拿出一个竹筒，盛些清水，放到火里烧。不一会，水就开了，他沏了两碗茶端给我们。

“这个天然水壶真好。”我喝了口茶，茶水里散发着竹子的清香。“为什么竹子放在火里烧，不会炸呢？”

“竹筒里有水，竹筒的热都传给水了，它就烧不炸。”老李说。“我们在森林里工作的时候，没有锅，还用竹筒煮饭吃呢。用竹筒煮的饭，有股清香味，特别好吃。”

我们正说着话，一位傣族青年提着猎枪走出去。没有多大功夫，他就提着一只野鸡回来了。傣族主人忙着去煮鸡，准备招待我们。

“这地方，吃的，用的，丰富得很。刚才打来的鸡叫原鸡，我们今天饲养的家鸡，就是古人用原鸡培育成功的。在别的一些地方，已经很难看到原鸡了，这儿还多得很。我们到森林里去工作，有时候，粮食吃完了，也饿不着。”老李一面喝茶，一面给我介绍。

“那你们吃什么呢？”

“森林里的野果多得很。有一种树，树根尽是淀粉，砍倒一棵，把淀粉挖出来，够一个人吃三个月。要是口渴了，砍倒一棵芭蕉，捧着它吸水，足够你喝个饱。有时候，打只麂子或马鹿来，就净吃肉啦。”

这时候，鸡已做好了。我们在饭桌旁边坐定以后，主人递给我一个竹子编的圆盒子，我打开一看，里面盛着香喷喷的糯米（就是江米）饭。傣族同胞非常喜欢吃糯米饭，他们早上起床以后，就煮一大锅糯米饭，等饭